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Régis Debray

**Manifestes médiologiques**

**媒介学宣言**

[法] 雷吉斯·德布雷 著 黄春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 媒介学宣言

[法] 雷吉斯·德布雷 著 黄春柳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学宣言 / (法) 德布雷著 ; 黄春柳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Manifestes médiologiques

ISBN 978-7-305-14677-0

I. ①媒… II. ①德… ②黄…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7182 号

Manifestes médiologiques

By Régis Debray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rights © 2016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2-01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媒介学宣言  
著 者 [法]雷吉斯·德布雷  
译 者 黄春柳  
责任编辑 张倩倩 潘琳宁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1.5 字数 162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677-0  
定 价 3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Régis Debray

# Manifestes médiologiques

这儿有大大画布，  
把金色图案画上去吧。

——维克多·雨果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 目 录

## 一 媒介学

### 3 / I 身份证

3 / 1. 回顾

6 / 2. 审查

11 / 3. 初步的定义

20 / 4. 变量与不变量

25 / 5. 什么是媒体界？

### 38 / II 新的转折点？

38 / 1. 巨大的误会

46 / 2. 媒介学时代

48 / 3. 回首一瞥

54 / 4. 智力戏法

58 / 5. 几种缺陷

61 / 6. 阐释与组织：人各有志

65 / 7. “媒介即讯息”：批评之批评

70 / 8. 形态的力量

### 75 / III 哲学经历

76 / 1. “为何我们仍是信徒”

82 / 2. 虚假的出口:历史唯物主义

90 / 3. 几处隐秘的源泉

95 / 4. 一条平凡的道路

100 / IV 文化生态

100 / 1. 弥补差距

104 / 2. 媒介伦理

108 / 3. 为技术正名

113 / 4. 伦理压力

## 二 捍卫影像

122 / I 邻居与债主

126 / II 从本质到效用

132 / III 影像不是语言

142 / IV 宗教唯物主义

## 附录

153 / 媒介学图表

160 / 词汇



—  
媒介学

本文为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而撰,于1994年1月8日在索邦大学(巴黎一大)答辩。答辩委员会成员为:达尼埃尔·布纽<sup>①</sup>先生、贝尔纳·布儒瓦<sup>②</sup>先生(兼委员会主席)、罗杰·夏蒂埃<sup>③</sup>先生、弗朗索瓦·达戈涅<sup>④</sup>先生(评审人)、雅克·勒高夫<sup>⑤</sup>先生以及米歇尔·塞尔<sup>⑥</sup>先生。

---

① 达尼埃尔·布纽(Daniel Bournoux,1943— ),法国格勒诺布尔司汤达大学哲学教授,著有若干传播学著作,是阿拉贡作品的研究专家。(本书未标明“原注”的注释皆为译注。)

② 贝尔纳·布儒瓦(Bernard Bourgeois,1929— ),法国哲学家,主要研究德国现代哲学史。

③ 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1945— ),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书籍史、出版史与阅读史,著作有《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④ 弗朗索瓦·达戈涅(François Dagognet,1924— ),法国哲学家,有多部关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及现代艺术的著作。

⑤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法国历史学家,主要从事西方中世纪史研究。

⑥ 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1930— ),法国哲学家、科学史家、文学家。

## I 身份证

在解释“媒介学”这个模棱两可的新词之前，请允许我简要地追溯一下，是什么样的道路把我引向了这一课题。

### 1. 回顾

这是一条交叉的道路，它从当代中介(médiateur)——以现代法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出发(见《法国的知识力量》[*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1979;《誊写者》[*Le Scribe*]1980),进而上升到具有逻辑必要性、永不过时的媒介行为(médiation)(见《政治理性批评或宗教的无意识》[*Critique de la Raison politique ou l'inconscient religieux*]1981),最后回落到**媒体**(médias)或说当代影响大众的手段(见《普通媒介学教程》[*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1991;《目光的历史》[*Histoire du regard*]1992;《诱惑之国》[*L'État séducteur*]1993)。

我的本意是挖掘“意识形态”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术语。虽然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我依然认为,只有摆脱认识(épistémè)的语义学范畴,并以**实践**(praxis)的语义学范畴为中心,才能弄清“意识形

态”一词的含义。因此,我们不应把这个让人上当的词语理解为知识的对立面——“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或反射”,“意识形态是真实的惊人倒置”,“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诸如此类的观点——而是应当理解为一种组织手段,一种让人进入某一团体的手段。之前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今天我们称之为“符号问题”或“文化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各界。因此,这些问题并不轻浮,也不晦涩,它们很沉重,很严肃,而且是“器质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用一个老套的说法,宗教不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生素。

其次,我认为这些组织手段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一个重复出现的主轴。幸运的是,这个主轴的形式经常发生变化;不幸的是,它的宗旨始终如一,那就是“空虚原理”。在我看来,“集体生活”这个宗教性词语就是在这样的原理中形成的。

让我来总结一下这种受格德尔<sup>①</sup>启发而产生的逻辑机制:任何一个关系整体都与自身无关,否则它就不是一个整体。一系统仅仅借助该系统的内在组成元素是不可能成形的。因此,一个场域(champ)的闭合只能在矛盾中,通过该场域之外的某个元素的开放而进行。这个外在的元素可以是某个创业的英雄,某个关于万物之源的神话,一部圣经,一部宪法或一纸遗言——它将始终是该团体膜拜的圣物、支点和老巢。总之,这个外在的部分是该团体一开始失去的东西,是它不得不一直象征性地重新赋予自身的东西,唯其如此,它才能重组为一个团体。

这是构建稳定社会团体的一个不变量,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也总会有一种微不足道、无法捉摸和永不磨灭的东西需要传输。既然没有任何一块领土是横向闭合的,那么,只有在人类群体界限分明或实际存在的情况下,造神的机器才会停止运作。媒介工作永无止境。哪怕是最小的有组织的团体,也需要一个介质群或教士群将该团体与某种卓越的价值观相连,进而赋予它结构的紧密性和生存的活力。

---

① 库尔特·格德尔(Kurt Gödel, 1906—1978),奥地利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

在此我提及这本宗教人类学著作(《政治理性批评或宗教的无意识》),并非因为它属于媒介学这一体系,而是因为它是媒介学的基础。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见。事物内部不断更新的部分由同一个元功能所激发。因为关于万物之源的逻辑解释具有超验性,所以才有解释者的存在。在纯粹的内在中,人们不需要信使。我们的种种宗教之所以求助于天使,是因为上帝的缺席。

如果说我姑且已把为什么解释清楚(有符号在流通),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如何(一个抽象的符号可以产生具体的效果)这个问题了。这个被证实了的常数,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符号的效力”,需要一套特殊的概念体系来支撑。我在1979年出版了《法国的知识力量》,在此书卷首,我就已把上述的概念体系称为“媒介学”。

不过,这里我写的是一篇论文。好吧,那我的根本论点是什么?

根本论点就在于:用一个词替换另一个词,用“媒介行为”替换“传播”(communication)。您也许会说,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就研究出这个名堂,未免太单薄了一点。但是,从传播哲学过渡到媒介哲学,等于把元素完全换掉了。“介质代替信使”,这不就是天主教改革的公式吗?墨丘利<sup>①</sup>的雕像在受刑的耶稣面前被摔成碎片,这是我在米歇尔·塞尔的引导下发现的一幅壁画。这幅画名叫《天主教的胜利》(*Le Triomphe du christianisme*),出自洛雷第·托马索(Lauretti Tommaso)之手,夹杂在梵蒂冈众多拉斐尔宗教画的中间。这也是一幅关于赫尔墨斯的画。圣言若不化为血肉之躯就无法传播,而血肉之躯并不仅仅是爱和光荣,也是血与汗。传输(transmission)永远不会如天使般高尚纯洁,因为传输就等于化身。耶稣没有翅膀,不能从十字架上飞下来,而作为圣言信使的天使,其身体又过于纤细,也不能解决问题。传播是流畅的,媒介则是沉重的。信使能飞越空间,介质却被时间和古罗马下级军官手中的矛所射穿。因此,以天主教的创始神话为纵轴的理性媒

① 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输信息的信使,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赫尔墨斯。

介学具有双重的悲剧性：一方面，理性媒介学说出了所有有效的讯息(message)传播所包含的痛苦、不幸和排斥；另一方面，它研究的是讯息传播的障碍或恶果：好的信使应该消失在自己的口信之后，比如报喜天神<sup>①</sup>，一出现便晕倒在地。可真实历史上的介质却是走在自己所传播的讯息之前，走在同时起连接和堵塞作用的渠道之前(圣保罗/耶稣，列宁/马克思，拉康/弗洛伊德，等等)。媒介成了权威。媒介决定讯息的性质，社会关系超越了人的本身。换言之，是团体在思考，而不是灵魂在思考。强制入团导致了团体的产生，它们就是被称为学校、教会、党派、协会、思想界等的介质群和知识机构。它们符合规范，同时又起到规范的作用。

## 2. 审查

要是有什么学科检查处要求“媒介学”这个略有可疑的新词用一句话亮出自己的身份(就像那些在地铁里出示证件的乘客一样)，那么，对于“那边那个，你干嘛的？”这个问题，媒介学会回答说：“虽然我有着这样一个名字，但是我干的并不是媒体这一行。我研究的是符号。”——“语言学研究符号已经很久了”，出入境的警官会如此反驳。——“不错，不过我说的是广义上的‘符号’，这种符号不仅仅具有被语言学家所认可的特征即随意性、可区分性、线性和隐蔽性。我研究的是所有想表达某种意义、能让人感知的痕迹(trace)。”——“这事儿归符号学管。”——“确实有其他人在研究符号的意义。而我感兴趣的，是符号的力量。这是两码事。”——“实用传播学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也许

---

<sup>①</sup> 向玛利亚预报耶稣降生的天使加百利。

吧,不过帕洛阿尔托学派<sup>①</sup>以及语言行为专家关注的是两位或多位对话者在进行口头交流时会发生些什么。而我所放眼的是超越了话语关系和主体间亲密交流之外的领域,类似于一种以漫长而沉重的群体生活历史为背景的实用思想学。仅仅借助话语是不可能影响他人的。讯息的传播也需要手势、图形和影像,需要一整套的符号档案。”——“简单明了地说,您研究的东西属于思想史。思想史由来已久,而您想做的是给它披上一层外衣,让它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赶上‘传播学’的潮流……”——“不,不完全是这样。严格说来,传播学所研究的主题与我无关。我坚决无视‘思想’的含义,更何况我已揭发‘意识形态’一词的荒谬。我只想关注意义的具体痕迹。这就把思想史完全颠倒了过来。”这些从闯关者口中吐出的否认之辞使情形变得更加糟糕,很有可能会导致他被押解到大学之外的地方。

我们在摆脱某些概念的时候却不得不先要使用它们,因为大家已经认可了这样的标记,总归要让别人明白我们在说些什么。这种情形总是显得有点忘恩负义。上面的开场白不可避免地以否定句的形式出现,逼着我们对界限进行吹毛求疵的划分。迄今为止,这些界限还一直隐藏在连续的镜面之下,人们也安之若素。对所有的相关专业而言,这项工作令人恼火。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使符号具有效力的途径与工具,那我们的研究势必要接触到某些庄严的学科。幸运的是,这些学科也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information)与建议。例如,为了研究影像的功能,我们不可避免地参考了艺术史和科技史——然而这种参考又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同理,为了研究社会思想的影响,人们常常会结合从韦伯到布尔迪厄的一整套社会学,以及乔治·迪比<sup>②</sup>和雅克·

---

① 帕洛阿尔托学派(Ecole de Palo Alto),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为名,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学和信息传播学,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② 乔治·迪比(Georges Duby,1919—1996),法国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世纪史研究。

勒高夫的社会思想史,或著名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sup>①</sup>有关希腊的心理史,或皮埃尔·诺拉<sup>②</sup>研究记忆之集体作用的符号史,又或是罗杰·夏蒂埃、让-克洛德·施密特<sup>③</sup>、保罗·祖姆托<sup>④</sup>和许多其他学者正在革新的文化史。我在这里引用历史的军火库,从中取出许多武器和炮弹。但是,我的目的是要把它们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战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管怎样,我的研究相对古老的思想史而言具有颠覆性,因为我要逆流而行,把关心源头变成关心出海口。我要研究的不是“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思想(pensée)的产生?”,而是“这种思想到底产生了什么?”,是“在集体的思想领域和权力机构中,这种新的思想改变了些什么?”。描述哲学怎样发展成非哲学,道德怎样发展成非道德,话语(discours)怎样发展成非话语,这使我们必须适应一些更加阴暗琐碎的信息移动、传播和宣传现象,而不是去适应字面意思上的讯息本身,也不是隐藏在这种或那种陈述之下的知识体系。因此,我们研究的并不是话语的产生、结构和内容,而是位于下方的话语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做的不再是辨认符号世界,而是辨认符号如何变成世界,预言者的一句话如何变成教会,一场研讨会如何变成一个学派,一份宣言如何变成一个党派,一张海报如何变成一场改革,启蒙运动如何变成一次革命,还有当代的种种轶事,比如奥逊·威尔斯<sup>⑤</sup>的一次广播节目如何在美国造成了全民恐慌,或者法国电视台的一个慈善节目如何变成一场大米的洗劫运动。一言以蔽之,我们要辨认的是,象征符号如何变成物质

---

① 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 1914—2007),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主要从事古希腊与希腊神话研究。

②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 1931— ),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 让-克洛德·施密特(Jean-Claude Schmitt, 1946— ),法国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世纪历史的研究。

④ 保罗·祖姆托(Paul Zumthor, 1915—1995),瑞士哲学家、小说家,主要从事中世纪诗学研究。

⑤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 1915—1985),美国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他亲自创作了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在广播中对千百万听众宣布火星人的入侵并配以背景声效,令许多听众误认为真,在美国各城市造成多处恐慌。



力量。

我并不想把确实(certum)与真理(verum)之间的传统对立奉为至理,但是,我能力上的不足和自身走过的道路让我个人停留在对前者的研究之中:它是关于神话、信仰和教义的一个领域,一个世纪以来,它被“意识形态”这个如此虚伪的词语给吞并了。人们习惯了主义的世界,习惯了把一些事物集体划分至某个创始性专有名词的名下(比如柏拉图主义、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拉康主义,等等)。在主义的世界中,符号的力量通过具体的权力形式而实现。但是,与学的世界相比(数学、物理学,等等),主义的世界并不在同一个时空中发展,其有效性也并不遵循同样的规则。皮埃尔·莱维<sup>①</sup>探索的是“知识科技”;布鲁诺·拉图尔<sup>②</sup>以及矿业大学的创新社会学研究者们极好地解构了“行动中的科学”。比起这两种研究,用于制造信仰和整体人(être-ensemble)的技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更加广阔也更难掌握的领域,因为它意味着从政治、修辞和产业的角度与真实进行繁重的斡旋。虽然信仰的效力十分严密,其因果性也在逐渐模糊,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信仰更容易接近,正是因为信仰隐藏在人们对它的司空见惯和貌似透明的控制之后,所以它更加难以掌握。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影响与控制机制的了解才会晚于对实验真理或可造假真理之生产的认知。相对已经明确目标和方法的认识论而言,对“赞美诗”的研究——或者说对“不知之知”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证与人教、人造与自发这两类领域之间并没有长城阻隔,但是,我们对集体想象所包含的机制与网络的认识,要落后于对科学的认识。仿佛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信念不坚定,或者说,正是因为信念的不坚定,它才会比实证工作产生的确实结果更加难以理解。仿佛比起实验室紧闭的大门来,画室、印刷作坊、电子工作室

① 皮埃尔·莱维(Pierre Levy, 1956— ),法国哲学家,主要研究计算机对社会的影响。

②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1947— ),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主要从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